

# 正说中国历代末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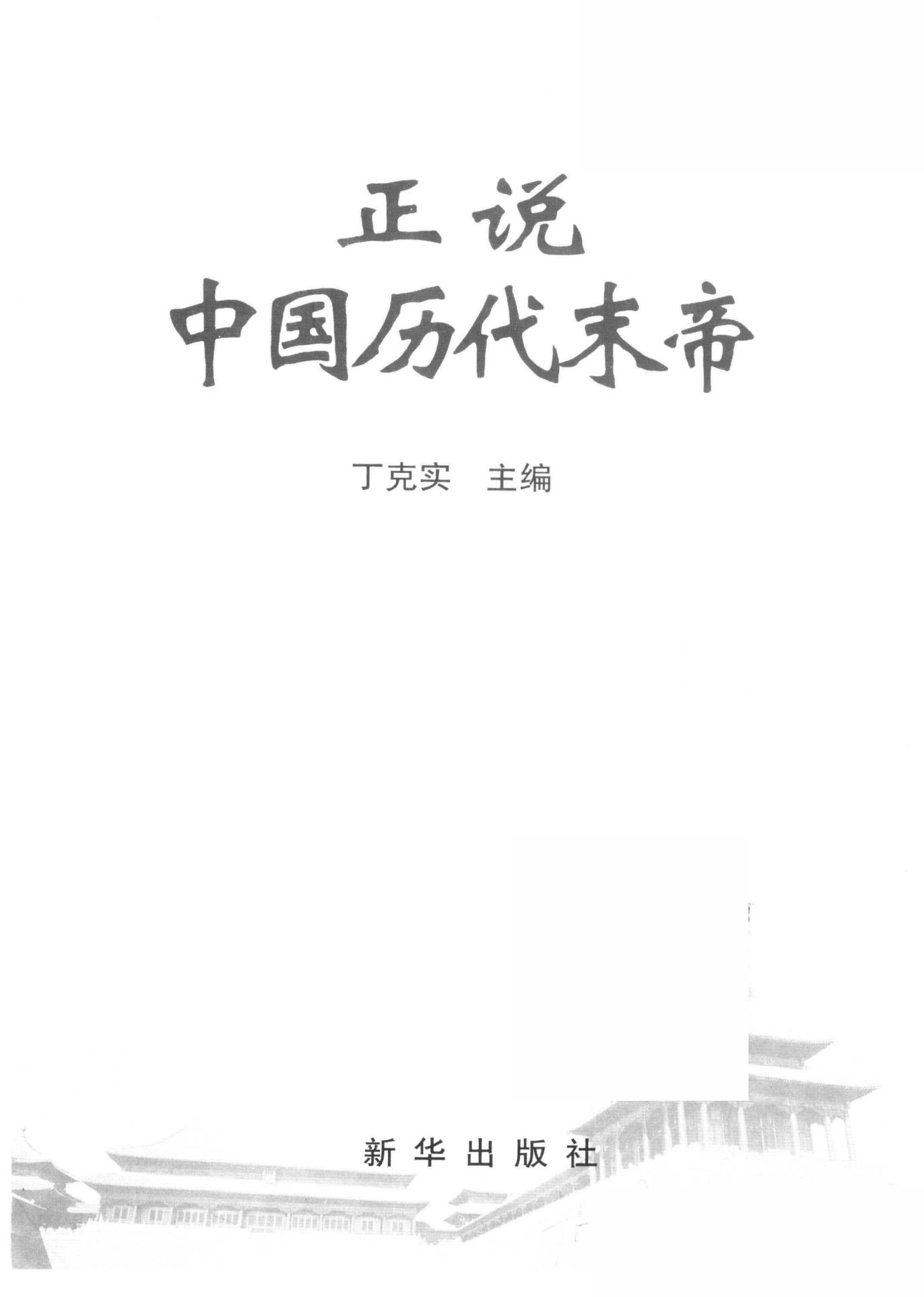
丁克实/主编  
李国文/作序并推荐

中国历史上最好的职业是皇帝  
最不好的职业是末代皇帝

新华出版社

# 正说 中国历代末帝

丁克实 主编



新华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正说中国历代末帝 / 丁克实主编. —北京：新华出版社，2008.1

ISBN 978 - 7 - 5011 - 8202 - 2

I. 正… II. 丁… III. 皇帝—列传—中国 IV. K827 =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85879 号

## 正说中国历代末帝

主 编：丁克实

策 划：李树林

责任编辑：李 成 邱雯彬

封面设计：李芳芳 王晓明

出版发行：新华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

网 址：<http://www.xinhuapub.com>

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邮 编：100040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照 排：北京汉书鸿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印 刷：北京新魏印刷厂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：17.75

字 数：250 千字

版 次：2008 年 1 月第一版

印 次：2008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 - 7 - 5011 - 8202 - 2

定 价：32.00 元

---

本社购书热线：(010)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：(010) 63072012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：(010) 89201322



正說中國  
歷代皇帝

# 末代皇帝的命运

(代序)

李国文

在人类历史上，最好的职业，莫过于当皇帝。然而，话说回来，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，最不好的职业，大概也是当皇帝，不过是当其中的末代皇帝，不让人待见的了。

北京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三个重要王朝——元、明、清相继立为首都的城市。这三朝的末代皇帝，挨个儿数为元朝的元顺帝，明朝的崇祯帝，清朝的爱新觉罗·溥仪，他们在这里登基，称帝，也是在这里将各自的王朝画上句号，予以终结。

三位末代皇帝中，唯有溥仪算是幸运的，最后能够得一个寿终正寝的善果。因为他的命好，碰上了中国共产党，被改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，这是世界史上的一个特例。而元顺帝逃亡途中，痢疾不治，送命于漠北；崇祯帝仓皇出宫，薄衣单衫，吊死于煤山，都不得好死。朱由检则尤其悲惨，当人们找到他的尸体时，一只脚穿鞋，一只脚光着，可见这位末代皇帝，死得多么狼狈，多么艰难了。

所以，从长远的历史角度考察，皇帝，加上“末代”这个前缀，通常都没有好下场。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，对于这份职业，肯定会敬谢不敏的。

然而，所有末代皇帝在位时，都不知道自己的在扮演着历史上这个倒霉的不讨好的角色，尤其不可能知道不久的将来，他要和这个末代王朝一块完蛋，一块送终。弄好了，退位下野，弄不好，人头落地，兴许还更有可



正

说

中国历代皇帝

能，既非逊位，也非杀头，而是逼得他上吊抹脖子，一死以谢国人；若是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一个结果，我估计打死他，他也不会干的。谁愿意吃饱了撑的，自讨苦吃，有今天没明天，做这种没有几天蹦头的、秋后蚂蚱式的皇帝呢？

但是，任何事物，有其始，必有其终，每个封建王朝，不论其如何文治武功，如何开疆辟土，如何国富民强，如何盛世文章，都有走到头的那一天。那一天，坐在龙椅上的那位，就是末代皇帝。孔夫子说，“君子之泽，五代而斩”，这是硬道理，君子如此，王朝亦如此。短则数年，数十年，长则百年，数百年，气数尽了，国脉断了，天下乱了，王朝总会有末日来临的这一天，末代皇帝也是总会在历史的这一刻出现。

改朝换代，鼎革易帜，这就是“否极泰来，盛极而衰”的历史辩证法；也是一部《二十四史》数千万言所阐述的新陈代谢的必然。从古至今，除了那位赤着脚板去见列祖列宗的朱由检，能够留给后人一些尊敬和惋惜以外，其余所有逆势而为的末代皇帝，永远定位在这个被嘲笑的角色上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

历史就这样一页一页地翻了过去，末代皇帝就这样一个一个退出舞台。中国之幸，在于我们有较长的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文明史；中国之不幸，就在于中国有较长的停滞不前和一成不变的封建社会。这种几乎是原地踏步的王朝更迭，其五日京兆之频密，其朝秦暮楚之轻易，胜过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，由此之故，中国末代皇帝之多，也就成了这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冠军。这当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，因为与末代皇帝结伴而来的，是势所必然的混乱、动乱、战乱，以及离乱。一部《二十四史》，凡标明为“末”的朝代，都是糟得不能再糟的“四乱”时期，也是载于正史的“人食人”或“人相食”的恐怖年月。

所以，可想而知，凡末代皇帝，无一不面临内忧外患、分崩离析、民不聊生、天下大乱的局面，那丧钟敲响的日子，总是相当不好过的。可继而一想，在末代皇帝统治下的老百姓，恐怕就更加百倍千倍地不好过。中国老百姓，每逢封建王朝的末代末世，备受熬煎，如陷苦海，惨遭蹂躏，如坠深渊。那饥寒交迫、兵荒马乱、乌天黑日、水深火热的岁月，真不知伊于胡底？

尽管末代皇帝，不是一个值得羡慕的差使，但作为人世间最好职业的



皇帝，却是中国人，特别是农民所热衷、所眼红、所企慕、所艳羡的目标。因此，“豁出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”，都是啸聚于田头、揭竿于沼泽、起事于乡野、落草于山寨的中国农民的精神动员令，也是敢于罔顾一切、敢于铤而走险、敢于推翻官府、敢于造反革命的中国农民们的战斗宣言书。

这些勇敢者把皇帝拉下马，并非从此再也不要皇帝了，而是干掉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以后，他接着坐在这张椅子上来做皇帝。椅子还是那张，屁股变了。中国之糟糕、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没完没了，就在于这些造反农民，当上了皇帝以后，总是和前一个皇帝基本一样，老调重弹，等着被下一个勇敢者推翻。这种周而复始、原地踏步、循环往复的改朝换代，遂构成了中国长达数千年毫无变化的封建社会。

看来，教科书告诉我们，中国封建社会中的革命主力，离不开这些与皇帝的龙椅距离十万八千里的农民，大致上是正确的了。由此，我们也就彻底明白，今天坐在龙椅上的那个皇帝，不过只是一个穿着龙袍的昨日农民，而远在十万八千里之外的农民，未必不可能是没有穿龙袍的明日皇帝。有一则笑谈，正好说明他们之间本质上并不存在什么区隔。穷乡僻壤的一位农妇，下雨天，闲饥难忍，对下不了地的老公说，你猜皇后娘娘这会在干什么？抽闷头烟的丈夫反问，你说那老公母俩能干什么？这位农妇想当然地说，那还用问吗？到这晌午了，八成该和面捏饺子吃呗！这位乡野村妇，以她“好吃不过饺子，坐着不如躺着”的极致美好生活观，来揣度紫禁城那个对她来说的陌生世界。这充分反映了紫禁城里的皇帝，和十万八千里外的农民，犹如硬币的正面和反面，相背并存却决不相悖，两者之间的心理距离，其实是很近很近的。

水泊梁山的那条好汉、黑旋风李逵就在忠义堂上吼过：“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，便做了大宋皇帝，却不好？”在他心目中，落草为寇的“寇”，和大宋皇帝的“帝”，是画着等号的。他粗鲁，他浅薄，但他未必不知道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、赵光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乘人之危，劫取了柴世宗孤儿寡母的天下，你说他俩是“帝”呢，还是“寇”？既然如此，你做皇帝，我做皇帝，先做皇帝，后做皇帝，对谁来讲，都是无所谓的。公元前209年，中国农民起义的老祖宗，就率先觉察到这种帝王和农民本质上的无差别感。在大泽乡起义的陈涉不就说了吗：“帝王将相，宁有种乎！”而



刘邦的这个感悟，好像更早，那时他经常到首都去，很可能是咸阳三日游之类，到那一逛，他明白了。《史记》载：“高祖常繇咸阳，纵观，观秦始皇，喟然太息曰：‘嗟乎，大丈夫当如此也！’”而项籍的觉醒，似乎还要早些：“秦始皇帝游会稽，游浙江，其季父梁与籍俱观。籍曰：‘彼可取而代也。’”司马迁的伟大，就在于通过这三个人三句话的点睛之笔，活脱脱描画出了中国农民心灵深处，这种至高与至低的易位、至上与至下的反错并非绝不可能的潜意识。别小看这种觉醒，它便是从陈胜吴广、刘邦项羽起，一直到黄巾黄巢，一直到朱元璋张士诚，一直到李自成张献忠，一直到太平天国义和团，三千多年来中国农民革命的厮杀来、厮杀去的原动力。

连未庄的阿Q都懂得：妈妈的，和尚摸得，我为什么摸不得？

但遗憾的是，任何王朝，皇帝只能一个人当，龙椅只能一个人坐，必须要厮杀到天昏地暗、日月无光后，见了分晓，才能丢手。道理很简单，“秦失其鹿，天下争之”，刘邦得了，项羽没份，项羽若得了，刘邦自然也就没戏。假设陈胜、吴广，先坐到秦二世的龙椅上，那刘邦和项羽，拿不过来，抢不到手，只能没脾气。因此，所谓改朝换代，说白了，就是抢椅子，而且是许多人一齐来抢这把皇帝坐的椅子。既然抢，就没有客气可讲，就断不了要动手。既然不客气，既然动开手，那就要杀人、流血、掉脑袋。坐龙椅者与想坐龙椅者之间有一场殊死战，自不必说；想坐龙椅者，如刘邦、项籍，彼此间更是要决一死战。

那可是有你无我，有我无你，大动干戈，不共戴天的生死决战啊！不杀到尸横遍地，血流漂杵，不能罢休；不杀到遍地烽火，神州陆沉，不能定输赢。所以，在《史记》中，楚汉之战，以及此后刘邦又与韩信战、与彭越战、与英布等各路诸侯之战，其烈度、强度、难度不知胜于攻秦多少倍。司马迁写到这里，肯定会对这些想当皇帝的农民，那股不可一世之气概，不胜感佩，所以，他将这些离开了土地的庄稼汉，写得是如何的有声有色啊！可是，他没有料想到，农民一旦离开土地，那种善良朴实的本性会被膨胀起来的欲望所抑制，于是，“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”的破坏能量，便冲决而出。以前不敢做的事，他敢做，以前不敢想的事，他敢想。所以，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革命，每一次庄稼人造反，无论其取得成功，或者遭遇失败，那玉石俱焚的彻底，那一劫不复的毁灭，都是以



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的。

秦始皇焚书坑儒，作为屠夫的他，至少还是有选择的焚和坑，而“项羽引兵西屠咸阳，杀秦降王子婴，烧秦宫室，火三月不灭；收载其货宝妇女而东”，关中遂成一片废墟。秦末的乱象，其实也是此后中国每一个末代王朝的写照。而这些“敢把皇帝拉下马”的起义者、革命者、造反者、痞子先锋们所制造的这些不幸、这些痛苦、这些灾难，最后无一不落到中国老百姓头上。

当他们终于坐到龙椅上，戴上了皇冠，穿上了龙袍，或沐猴而冠，或人五入六，或不似人君，或不上台盘，这些昨天还在种地的庄稼汉，仍本着他们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全部生存哲学，就是在春天播下去一粒种，为了秋后收获到手的那一把粮，其余什么都不在话下。这种数千年来小农经济，已根深蒂固地成为基因的小农思想，那仨瓜俩枣的现实盘算，那针头线脑的眼前利益，那十天半月的短期行为，不可能，也不打算，对整个封建社会，对全部封建制度，有所改变，有所触动，更不可能有更远的眼光，看到来年开春以后，该做什么；三年五年以后，往哪个方向努力；十年八年以后，有些什么更完美的愿景。没有，统统没有。但有一条，金银财宝、三宫六院的满足欲望，“唯辟作威，唯辟作福”的予取予求，却是不学自会。他还振振有词，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抢这把椅子，图个啥？

中国封建社会一共有三百多位帝王，就像北京前门外老字号里那锅永远在咕嘟着的老汤一样，由于换汤不换药的缘故，你就别指望能够熬出来、煮出来什么新鲜的味道。于是，在中国历史上，像走马灯似的，走过来一轮又一轮的末代皇帝。

按在北京建都的这三朝，中国的末代皇帝大致可分为下列三种：

一种，为元顺帝类型的，如秦二世胡亥，如蜀后主刘禅，如陈后主陈叔宝，如宋徽宗赵佶（他是中国最典型的亡国之君），他们可谓沆瀣一气之流。当整个王朝陷于积重难返，无可救药之际，这些末代帝王不但不守成持稳，尽量拖延着不马上完蛋，而是生怕它死得不快，倒行逆施，加重危机，使得这座王朝大厦，只能倾覆程度越发危重，加速度地走向灭亡，焉有他哉。

一种，为清逊帝溥仪类型的，如西汉孺子婴，如南齐和帝萧宝融，如唐哀帝李柷，如宋末帝赵昺，这些童稚之辈，只能算是虽坐上了大位，但

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提线木偶。他们根本是不由自主地被放置在这条即将沉没的船上，既不能自救，也无力自拔，最后只能听天由命地随着王朝的灭亡而殉葬。

再有一种，则是明崇祯帝类型的。要说这个朱由检，还真不是一个亡国之君，他旰食宵衣，恭俭辛劳，在位十七年，算得是位非常勤政的皇帝。按清朝开国皇帝顺治所言，“明崇祯帝尚为孜孜求治之主，只以任用非人，卒至祸乱，身殉社稷。”是不能与“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”的。然而，大明王朝自嘉靖、万历诸朝败德乱政之后，衰亡颓倒，是势不可挽的过程，崇祯有励精图治之心，无回天救世之力，最后被李自成包围得无路可走，无处可去，只好逃到景山上，找了一株歪脖树上吊。在想振作、想恢复这一点上，被金人掳走的北宋钦宗赵桓，多少与崇祯帝有点相近。然而，大树已经被连根拔掉，倒了下来，一只手想扶住不让它倒，那是无济于事的。大势已去，时不我予，只能随之一起覆灭。

现在，回过头去看，在中国全部末代皇帝中，只有经共产党改造成为新中国公民的溥仪，算得上是最幸运的一位。

这位末代皇帝的标本，在上个世纪中叶，最终离开这个世界，谢天谢地，对中国人来说，这所标志的那一锅老汤的封建制度，也就彻底地走进了历史。但封建社会的余毒，及其精神基础的小农经济思想，恐怕就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，要想荡涤干净，大概还需假以时日的。





正說中國  
歷代皇帝

# 目 录

末代皇帝的命运（代序）	李国文	( 1 )
周幽王姬宫涅		( 1 )
秦二世胡亥		( 7 )
西汉末帝与王莽		( 19 )
东汉末代皇帝刘协		( 32 )
蜀汉后主刘禅		( 51 )
东晋恭帝司马德文		( 64 )
北周宣帝宇文赟		( 75 )
陈后主陈叔宝		( 90 )
骄奢淫逸的隋炀帝——杨广		( 105 )
唐昭宗李晔		( 118 )
多才薄命的南唐后主李煜		( 134 )
北宋徽钦二帝		( 149 )
南宋亡国之君——从理宗到帝昺		( 163 )
元顺帝		( 172 )
崇祯皇帝朱由检		( 187 )
弘光皇帝朱由崧		( 227 )
清末宣统皇帝——爱新觉罗·溥仪		( 257 )



## 周幽王姬宫涅

正說中國  
歷代未遂

周幽王，姓姬名宫涅（？—公元前771年），是贪财暴虐的周厉王姬胡之孙，号称“中兴贤王”的周宣王姬静（又作靖）之子，西周第十二个国王，公元前782年至公元前771年在位。其元年为公元前781年。

西周后期，国内政治腐败，百姓怨声载道。公元前842年，镐京（今西安市以西）城内的平民和奴隶手持武器，攻入王宫，将贪虐无道的周厉王赶到彘（今山西省霍县），政权由周公（是西周初期周公旦的后代）和召公共同执掌，史称周召“共和”。共和十四年（公元前828年），厉王病死于彘。其时太子姬静的年龄已长，可以继位为王了。经周、召二公商议，遂拥立姬静即位，这就是周宣王。

周宣王固执己见、刚愎自用，给西周留下了祸患。公元前782年，周宣王驾崩，群臣奉太子宫涅即位，是为周幽王。

姬宫涅登上天子之位后，立申伯之女为王后，又立长子宜臼为太子，进申伯为申侯。

周宣王死后不久，他的王后亦相继去世。周幽王对考妣之丧一点没有哀戚之心，反而更加沉湎声色，吃喝玩乐，对于国家大事，全不放在心上。申侯见此情景，甚为着急和担忧，不断进谏。一心享乐的幽王，哪里听得进忠耿之言。无奈，申侯只得返回申国。随着前朝老臣逐一去世，周幽王起用了“善谀好利”的虢公（名石父）、祭公和尹球为卿士，并列三公执政。这三个人，正经事不干，把功夫全下在逢迎幽王上。朝中只有司徒郑伯友为人正直，却得不到幽王的信任。幽王不理朝政，任凭虢公石父等人为非作歹，弄得周王朝政治大坏，民不聊生，国人怨愤，社会危机严重。



周幽王·宫涅

太史伯阳父和大夫赵叔带私下议论说，天子幽王不恤朝政，任用佞臣胡作非为，过不了十年，国家将有大的变故发生。赵叔带说，他们应尽到作臣的职责，向幽王进谏，说明利害关系，促其改邪归正。伯阳父听了赵叔带的话忧虑地说，恐怕言而无益，不会有什么效果。

幽王这时想什么？他所想的，是宫内缺少年轻美女供他享乐。深知幽王心思的虢公石父为讨取天子欢心，花言巧语地向幽王奏道：“先王享国日久，春秋已高。所用侍女，都已年纪老大。君王登位，正应该另选美女，以供使唤。现在容臣下令各国访求美女，进贡前来。”石父一番话，正中幽王的下怀，当下，他即传下旨意，命虢公石父派人四出访求美色，以充后宫。赵叔带见状，急忙上表进谏，劝他停止选美，注意求贤。一心





想着美色的周幽王，根本听不进赵叔带的逆耳忠言，即刻传令免掉赵叔带官职，将之驱逐出朝。有位名褒珦的褒城大夫为叔带讲情，幽王火冒三丈，立刻将褒珦囚进狱中。从此，幽王堵死了忠谏之言路，贤臣志士为躲避灾祸纷纷离开了他。

虢公石父得到幽王挑选美色的指令后，派人四出寻访，强迫各地美女进宫，闹得天怒人怨。周幽王选美色的消息传到褒城，褒珦家里的人想，既然周天王这样喜欢年轻美貌的女人，只有在这方面下工夫，才能救出已被关进监牢的褒珦。事情定下后，他们即出动人员到民间找寻美女。运气还真不错，找到了一个生得如花似玉的乡下姑娘，即用重金买了下来。买回后，褒家把这位姑娘调教训练了一番，教她学了些歌舞，便送到镐京，献给幽王，请求赦免褒珦。这个姑娘，便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美人褒姒。

有一天，幽王退朝后，来到后宫游玩。把各国献来的美女看了一遍，没有一个中他心意的，很不高兴。幽王正闷闷不乐时，一位宫女捧上一杯美酒送给他。幽王接杯时，猛然看见捧酒杯的嫩手犹如剥掉外壳的鸡蛋似的洁白细腻，便贪婪地望了宫女一眼。这一望不打紧，幽王面对肤如凝脂、眼含秋波的褒姒，像被磁铁吸引一般愣住了。幽王问宫女是从何国贡来的，宫女随口奏道：妾乃褒国姒姓女子，去年进贡入宫。听到此话后，幽王甚为遗憾地说：你去年入宫，我怎么没见到过？话毕，也不通稟申后，即把褒姒带进寝宫，一番颠鸾倒凤，从此百般宠幸。在幽王看来，就是把宫中所有的美娇娥加在一起，也抵不上褒姒的万分之一。褒姒这个尤物，是他在梦境中也不曾见到过的，自然欢喜无比。于是他传旨赦免了褒珦的罪，把他从监狱中放出，并恢复了官爵。从此以后，幽王夜以继日地陪着褒姒取乐，哪里还顾得上朝政呢，国家大事任凭虢公石父一班狐群狗党折腾，闹得臣民上下叫苦不迭。

周幽王为取悦褒姒，各种享用，尽数予以满足。所用之物，责令向各国征收。尽管各国源源不断向镐京贡送物品，但由于奢侈无度，仍满足不了幽王的贪淫无厌。老百姓被搜刮得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而镐京的一班佞臣群小，却衣着华贵，起居舒适阔绰，山珍海味，花天酒地。那些势利小人也乘机作弊，致使国政更加黑暗。上松一尺，下松一丈。一时间，镐京城内几乎人人醉生梦死，个个游手好闲，什么正经事也不去干，社会风气坏到了极点。



幽王既宠褒姒，便把申后忘在了一边。一日，申后在宫女引导下，来到琼台，恰遇幽王同褒姒叠股而坐。申后气不过，便把褒姒骂了一顿。幽王出面回护褒姒，申后怀恨而去。

申后回到宫中，心情抑郁。太子宜臼看到母亲精神不爽，便问何故，申后把他的父王宠幸褒姒的事述说一遍。太子听后，甚感不平，想替母后出气。有一天，幽王离开琼台上朝问事，太子利用这个机会，派出数十名宫人，将各种花卉乱摘一气。褒姒出面干涉，太子一见火冒三丈，开口便骂，抬手便打。幽王退朝回来，见褒姒如此狼狈，满脸泪痕，忙问情由。褒姒哭着诉说了发生的事情，请求幽王为她和腹中孩子的性命做主。幽王为此传下旨意，把太子送往申国，由申侯加以申斥管教。

光阴荏苒，身怀六甲的褒姒十月满足，生下一子，取名伯服，幽王视为掌上明珠，溺爱无比。凡是褒姒喜欢的事儿，幽王都百依百顺，只要褒姒高兴就行。褒姒有个嗜好，就是特别爱听撕裂缯帛发出的声音。幽王为满足她的这个嗜好，专门下了一道命令，每天由各国进贡一百匹缯帛，并派那些力气大的宫女比拼拖拉，将之撕裂，以悦褒姒之耳。尽管周幽王如此卖力讨好褒姒，怎奈褒姒日久生厌，渐渐地，再没有什么新鲜的乐子让她开心，竟终日不得一笑。幽王对褒姒说，你长得赛过天仙，若能笑上一笑，定能增添无限娇媚。不管怎样，我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你笑起来。

这时的申后更加遭到冷遇。幽王对申后冷若冰霜，全不念结发之情；对庶子伯服爱如珍宝，对嫡子宜臼漠不关心。至公元前777年（周幽王五年），幽王产生了废嫡立庶之意。在褒姒的怂恿下，又有谄佞奉迎的虢公石父、尹球暗中密切配合，没多久，幽王便不分青红皂白地废了申后，册立褒姒为王后，继而，又废太子宜臼为庶人，立庶子伯服为太子。对幽王这些作为，满朝公卿竟只有司徒郑桓公认为不合适，他便站出来劝谏幽王。但幽王主意已定，一点也听不进规劝。对此，太史伯阳父感叹地说：“周朝危在旦夕啦！”从那以后，一些有良知的公卿都放弃了官职，回归故里了。

褒姒夺得正宫位置后，按理应该高兴，然而，她却依然眉头紧锁。为了能博褒姒一笑，周幽王出了个赏格：不论宫内宫外，有谁能叫娘娘发笑，就可以得到一千两黄金。

周幽王的赏格一出，那些想乘机发财的人闻风而至。他们来到王宫，



正說中國  
歷代未帝

有的说笑话，有的装鬼脸，有的表演滑稽戏，各自拿出自己的绝技，却都没让褒姒笑起来。

虢公石父对幽王说：“从前的君王为着防备西戎（西方游牧部族的总称）的来攻，在骊山（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南）一带修造起二十多座烽火台，万一西戎打进来，把守关口的士兵就可点起烽火，临近的诸侯就会发兵来救。眼下天下太平无事，烽火台很长时间也没有用过了。我想请天王同娘娘一起上骊山去玩几天。待到晚上，把烽火点燃，让各路诸侯提兵前来，娘娘看到没个不发笑的。”幽王听了拍手称赞：“真是好极了，就这么办吧。”这样，周幽王便带着褒姒到骊山游玩去了。

骊山是离镐京比较近的一座名山，层峦叠嶂，风景优美，宫殿温泉坐落其间，犹如人间仙境。幽王和褒姒来到这里，观赏美景，饮酒作乐。到了夜里，幽王下令把烽燧尽数点燃。霎时间，狼烟滚滚，直冲霄汉。京畿附近的诸侯看见烽烟四起，以为镐京出了紧急事情，赶紧点齐人马，急驰而来。到了京城，听说天王在骊山，又快马加鞭赶奔骊山。各路诸侯衣帽不整，旗幡不扬，赶到骊山后一个个都现出了一副狼狈相。特别是当他们一瞧，这里连一个敌人的影子也没有，有的只是幽王和褒姒正在寻欢作乐的情景，诸侯个个惊得目瞪口呆。褒姒看见他们这副洋相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周幽王终于看到褒姒的一笑了。他在狂喜之中，把一千两黄金赏给了那个出馊主意的虢公石父。目的达到了，他们也兴高采烈地返回了镐京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烽火戏诸侯”故事。

周幽王这时很难想象得到，自从他废掉申后并立褒姒为王后以后，申后之父申侯便召集其僚属商议对策。大家异口同声指出周幽王无道，决定联合西戎共同进攻镐京。

幽王得到申侯和西戎联兵杀奔镐京的消息后，一阵惊慌。他一面传旨点兵抵抗，一面派出使节到各国征调救兵。一切还没安排就绪，西戎兵马已攻到镐京近郊。郑桓公看到这般情形，一边派人速到自己的郑国催太子掘突发兵勤王，一边传令骊山守兵点起烽火，召集各国诸侯尽快派兵前来支援。哪知道，由于幽王前次点燃烽火戏耍诸侯，这次真的出了事情，诸侯还以为又是幽王为讨取褒姒欢心的伎俩，虽看到烽烟，却按兵不动。郑桓公焦急地等了多时，也见不到援兵到来。虢公石父等一班奸佞之辈，平时拍马屁甚是有方，如今国难临头，却吓得发抖，躲在家中想各自保命。

时间不长，申侯联络的西戎兵攻到镐京城下，从四面八方把城围困起来。西戎兵不断发动攻势，西周兵士都不愿为幽王卖命，镐京孤城难保。幽王和褒姒、伯服在郑桓公保护下，离开宫门，催动车马，从京城北门逃出，逃往骊山。

西戎兵马进入镐京之后，申侯将申后从冷宫中放了出来。西戎兵放火焚烧宫室。由于在城内找不到幽王，遂派兵出城追赶，至骊山下，把骊宫团团包围起来。郑桓公虽然英勇善战，但也难敌众多的西戎兵将，终于战死在乱箭之下。幽王这时和褒姒、伯服已瘫软在车上，围上来的西戎兵将幽王和伯服杀死，因见褒姒长得标致，免她一死，将她带回毡帐献给了西戎主，供其取乐。后来褒姒自缢而死。几个欺君误国的罪臣也于这时被杀。

此时，经过三百年经营的繁华镐京，已付之一炬。西周从周武王灭商时算起，共经十三传十二王，历时三百五十一年，到这时遂告结束。后来宜臼在申侯的辅佐下，继承王位，迁都洛邑（今洛阳），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东周，宜臼就是周平王。

（吴鸿彦）



## 秦二世胡亥

正說中國  
歷代未系

公元前230年，在秦国，秦王嬴政的第十八位公子降生了，这就是后来的秦二世皇帝，取名胡亥。

嬴姓始封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。五帝之一颛顼的后裔当中，有一个名为大费的能人，佐助虞舜驯养鸟兽，深得虞舜器重，赐姓为嬴，其后不继。直至被周孝王赐封于赵城的造父其堂兄弟太几的孙子非子之后，迁于秦邑（即秦城、秦亭，在今甘肃清水县东北）始称秦嬴，即为秦国祖先。而从秦孝公（前381——前338年）开始，秦国国力日盛，中经惠文王、武王、昭襄王、孝文王、庄襄王，秦国已成吞并韩、赵、魏、燕、齐、楚六国之势。后来的庄襄王以吕不韦的侍姬为夫人，据说她事先已有孕在身。她生下嬴政，后人因之也称其为吕政。如果真是这样，胡亥的血缘姓氏也就应该是吕姓，而不是嬴姓。

胡亥十岁时，六国之一的最后一国——齐国被消灭了，秦王政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帝国，遂称始皇帝，这年是公元前221年。胡亥从小就与跟随始皇左右的太监赵高厮混，赵高在学习上也常常给他以指点。胡亥十七岁时，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，在全国上下推行法治，焚书抑儒兴狱吏，以吏为师，就让胡亥跟随精于法律狱讼、工于刀笔的太监赵高学习决断狱讼之事。

次年，也就是胡亥十八岁那年，始皇开始遣发遭宫刑和被判有罪的各种刑徒七十余万人修建阿房宫，营造骊山陵。

到了胡亥二十岁时，正是始皇帝三十七年。他已长成一个地道的公子哥儿，不过也长了不少“学问”，《吕氏春秋》、《韩非子》都是他常读的